

我在托斯卡尼尼 指导下歌唱

[意]朱赛佩·瓦尔登戈/著

陈复君/译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我在托斯卡尼尼

指导下歌唱

[意]朱赛佩·瓦尔登戈/著

陈复君/译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Giuseppe Talenz".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with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top.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托斯卡尼尼指导下歌唱/(意)瓦尔登戈著;陈复君译.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2

ISBN 7-81096-085-7

I. 我... II. ①瓦...②陈... III. 瓦尔登戈—回忆录
IV. K835.4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3510号

我在托斯卡尼尼指导下歌唱

[意] 朱塞佩·瓦尔登戈著
陈复君译

出版发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A5 印张:5.5

印 刷: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册

书 号:ISBN 7-81096-085-7

定 价:15.00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鲍家街43号 邮编:100031

发行部:010-66418248

传真:010-66415711

作者介绍

朱塞佩·瓦尔登戈 (Guiseppe Valdengo), 出生于 1914 年 5 月 24 日, 毕业于都灵音乐学院双簧管及英国管专业。根据该院院长的建议, 他开始学习声乐。1937 年在阿列克桑德里歌剧院首次登台演唱了《蝴蝶夫人》中的领事夏普勒斯。不久即在波隆歌剧院演唱了《波西米亚人》中的马采洛, 从此他在意大利的许多歌剧院演唱, 其中包括斯卡拉剧院。

1946 年, 瓦尔登戈应邀到纽约“城市中心 (city - centre)”剧院演出, 后来在美国的许多歌剧院演唱。这时正逢托斯卡尼尼在纽约物色威尔第歌剧《奥赛罗》的演员。指挥家首先注意的是男中音, 因为他认为雅戈是该剧的主要人物。

托斯卡尼尼试听了许多歌者, 其中不乏著名的歌唱家, 也有默默无闻的演员。听了瓦尔登戈之后, 指挥选中了他。

1947—1954 年, 歌唱家在伟大的大师托斯卡尼尼的指导下演唱了威尔第三部歌剧中的角色: 《奥赛罗》中的雅戈、《阿伊达》中的阿莫纳斯罗和《法尔斯塔夫》中的同名主角。在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下演唱歌剧, 等于打开了通向世界各歌剧院的大门。从 1947 年起, 瓦尔登戈在“大都会”演唱了《丑角》中的托尼奥及其他许多男中音的重要角色, 随后在许多国家演唱。晚年从事教学工作。

此书是歌唱家根据他在 6 年的过程中, 以在托斯卡尼尼指导下工作时的笔记为基础整理而成的回忆录。书中谈到他和托斯卡

尼尼的初次见面，三部歌剧的排练，他与大师的谈话，大师的建议和提示，大师对艺术的见解，对作曲家及表演者的看法，回忆等等。这本书弥足珍贵的是，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本人没有留下一本书，一篇文章，一份教材。

第一版序——致读者

在把这本对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的粗略回忆录奉献给读者审判之前，我曾长时间地犹疑。我知道应该有比我更高明的手笔来准确、充分地描绘指挥家的肖像，描述他终身追求完美的痛苦探索。战胜我的所有疑虑的，是一种要把珍贵的遗产转达给歌唱这一美妙艺术的服务者的愿望（我知道这种愿望是合理的、必要的）。这一遗产是由大师的建议和提示组成，这是在长期过程中，当我们在一起作业时，他如此慷慨地传送给我的，他赐给了我自己的友谊。

在我记录的伟大指挥家的忠告中，当代的青年歌唱家和未来的歌唱家会找到有助于实现自己理想的珍贵的东西。

此外我还想使人们正确地了解大师的形象，消除把他看做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偏执的、近乎无情的不公正传闻。

他是断然的、严厉的，那只是在排练的时候。为了达到完美有时排练延续的时间很长。可悲的是有人表现出不满，有人心不在焉，有人发牢骚说太累，有人注意力不集中，没有精神，这时大师暴跳如雷，狠狠地呵斥起来，对那些不想完成自己责任的人提出尖锐批评。因为他那敏锐的艺术感觉受到了玷污，他要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艺术，他有权要求乐队乐手、歌唱家和合唱队员。

然而当指挥家离开了排练厅，他立刻忘记了所有的抱怨，成为一位极其友善、真挚、充满人情味的人，他甚至会为在排练时

所发生的一切感到些许不安。

这就是托斯卡尼尼的真实性格，他的真正心灵。我有幸长时间在他近旁，我能够证实，的确是这样，在家庭圈子内外均如此。所有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这样肯定。

瓦尔登戈

1962年5月24日

目 录

- 作者介绍 / I
- 第一版序——致读者 / III
- 第一章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 1
- 第二章 从《奥赛罗》开始 / 9
- 第三章 疾风暴雨般的排练 / 25
- 第四章 “亲爱的，你太让我高兴了！” / 41
- 第五章 电视《阿伊达》 / 53
- 第六章 法尔斯塔夫——胖子和酒鬼 / 71
- 第七章 他永不满意 / 87
- 第八章 绝对杰作 / 99
- 第九章 最后的愿望 / 109
- 第十章 点滴回忆 / 119
- 附 录 / 136
- 译后语 / 167

第一章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从我在音乐学院上课一开始，我的双簧管和英国管老师普里莫·诺里就以极大的热情对我谈到过托斯卡尼尼。只要一提到托斯卡尼尼的名字，他就激动起来，充满激情地回忆他一生中的各种事情。

我那时几乎还是孩子，还不能理解这样激动的原因，但在我的意识中已牢固地记住了：托斯卡尼尼——这是某个崇高的人物，他是不同寻常的，我甚至要说，几乎是超乎寻常的！

诺里说：“当我和他一起演奏时，他总是对我说：在你吹奏时，你要唱！^①于是我盲从地跟随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入到乐器中，像我整个人一样，由于深邃的感情而跳跃起来……而我感到这时候已经不是我在演奏，而是托斯卡尼尼本人。对我来说，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奇迹。”

诺里继续说：“要知道这就是说托斯卡尼尼造就了佩尔蒂莱（Pertile, Aureliano, 1885 - 1952, 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创造了达尔·蒙特（Dal Monte, Toti, 1893 - 1975, 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他‘塑造’了斯塔比莱（Stabile, Mariano, 1888 - 1968, 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使他成为伟大的法尔斯塔夫。我和他合作了很多年，你要相信，所有在他身边待过的人，永远都不会忘

^① “你演奏时，要唱！”这是大师经常对乐手们讲的话，为的是要使他们更多地把心灵和色彩注入到他们的乐器的音响中去。大师在指挥时自己也经常唱，如果你仔细听托斯卡尼尼的唱片，你可能捕捉到他暗哑的歌声。

记这奇妙的时刻，仿佛他分泌出某种特殊的精神流质渗入你的心脾。他迫使乐队活跃起来，把它牢牢握在掌心；在他粗暴无礼、刚毅坚强的外表下，他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

不难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愿望，要结识托斯卡尼尼，要和他交谈，听他的表演。不论付出什么代价，只要能见到他，那个被赐予再造音乐美、具有神奇天赋的人，——他善于使任何音乐，即使是最没有意思的音乐，使任何一部作品变得丰富多彩，变得高雅；每一个段落在他的指挥棒下真正以崭新的样式出现，获得新的面貌！遗憾的是，在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波隆的事变之后，托斯卡尼尼不得不离开了意大利。由于指挥家不向法西斯党的政治妥协而受到压制和控告，从而造成悲惨结局。

好运把我带到了美国，正好是大师在那儿找到了避难所的城市——纽约，我在那里和“城市中心”剧院有签约。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战争结束一年以后我又开始唱歌，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从一个剧院到另一个剧院。一次，我米兰的老师里图伊诺·波那尔第告诉我，艾托里·威尔纳大师从美国来招聘歌唱演员，他建议我去应聘。1946年7月14日，我在威尔纳面前唱了古诺的歌剧《浮士德》中的咏叹调“Dio possente, dio d'amor”（万能的上帝，爱之神）。在我唱完之后，他说：“你有一副在美国很受喜爱的嗓子。”他立刻和我签约去纽约的“城市中心”剧院。于是，1946年8月24日我与妻子一起乘船离开热亚那，9月3日到达纽约，威尔纳大师在那儿等着我们。

在这个城市的戏剧圈子里，我有一些熟人和朋友：费鲁丘·塔里亚维尼（Tagliavini, Ferruccio, 1913 - ?）、吉诺·贝基（Beghi, Gino, 1913 - 1993）和歌唱教师沙尔·里金格，后者作为美军指挥部的代表曾长期住在意大利，他曾在摩得纳听我唱过《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费加罗。回到美国之后，他成为男中

音德·鲁卡（de Luca, Giuseppe, 1876 - 1950）的秘书，他曾在1946年1月7日的《歌剧新闻》中撰文赞扬了我和塔里亚维尼、贝基。

这个时候正好托斯卡尼尼在 NBC 举办一系列音乐会。一次，我从广播里听到由女高音丽琪亚·阿尔巴内西（Albanesi, Licia, 1913 - ?）、男高音詹·皮尔斯和男中音罗伯特·梅里尔（Merill, Robert, 1917）参加演唱的《茶花女》。指挥是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我从广播里听到歌剧，这使我很震惊，这是多么奇妙啊！速度，最困难的句子——所有一切表现得完美无缺，清晰，和谐。没有任何东西掠过细心的听众，甚至最细微的色彩变化。特别使我震惊的是一般被视为平淡无奇的第二幕结尾赌牌的一场。这次值得纪念的播送在美国听众之中引起轰动。众人一致承认，托斯卡尼尼前所未有地、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威尔第的音乐，他使速度更加灵活，赋予音色特别的音响力度，使每一个最短的乐句都光彩夺目。

初次见面

我常常想起诺里教授和他关于托斯卡尼尼的谈话，而现在，我来到这个城市，当指挥家在这里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聆听到由他指挥的音乐会，读到众口一致赞美他无与伦比的艺术的报刊文章时，我想结识他，和他交谈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完全没想到，我久远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很快我将开始和他一起准备《奥赛罗》、《阿伊达》和《法尔斯塔夫》，并将在他具有魔力的指挥棒下演唱！

这幸运而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城市中心”的演出季刚刚结束，我以极大的成功演唱了几乎所有自己的剧目。我和妻子正在新泽西的家中，突然我的经纪人米克尔·德·帕切电话

通知我，说托斯卡尼尼想听听我唱《奥赛罗》，为此，他委托一个叫特鲁科的先生和我一起准备雅戈这个角色。十分凑巧的是，我的妻子娜涅塔曾经和这位特鲁科先生的父亲学过钢琴，他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托斯卡尼尼的朋友，他创作的《管弦乐组曲》曾由托斯卡尼尼本人指挥，1896年5月在斯卡拉演出。

我去到维克多·特鲁科大师位于纽约的家中，用三节课时串了一遍雅戈声部，他对我提了不少好建议，要知道，实际上我是第一次接触这部歌剧，如果不算我的音乐会曲目——著名的《credo》（信经），我以前从未碰过它。

1947年7月7日，特鲁科大师通知我，托斯卡尼尼第二天要在NBC的“8H”工作室听我唱。他说大师是位非常善良的人，你有这样漂亮的嗓子，完全用不着害怕，可以放松地唱。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害怕我经受不住考验，以致托斯卡尼尼不选择我演唱这部伟大的歌剧。

7月8日，我和妻子一起去到NBC。这是闷热的一天，只有那些领略过纽约酷暑的人才能理解我。每当我试听时，娜涅塔总是陪伴着我，她的陪伴永远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而这一次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她，因为我要去见的是托斯卡尼尼。据我耳闻，这是一位很难相处的人，关于他和歌唱演员及乐手们交往的谈论，听来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后来，在我和他相识并建立友谊之后，我可以肯定地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NBC坐落在纽约市中心的第50街，在一座巨大的摩天大楼里，与洛克菲勒中心比邻，那时托斯卡尼尼的工作室也在那里。

喧嚣嘈杂的车水马龙，令人窒息的热浪，对于我的演艺生涯、我的希望来说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眼前无法逃避的试听，我如此向往的理想终于就要实现这一事实……我如履薄冰，当这一切必将发生的那一刻，由于忐忑不安，我甚至想打退堂鼓，——所有这一切已使我晕头转向。

我和娜涅塔来到 NBC 大楼的第 8 层，我问服务员大师在哪个房间，在得知我是谁之后，他把我带到著名的“8H”工作室。

这是一个椭圆型的工作室，带有回廊和宽敞的池座。它按照所有的艺术规律结构，有录音所需要的最完善的技术设备。乐队好像放在一个大贝壳里，比地面稍高一些。

当我走进工作室时，只有舞台上有了灯光，其它地方都在昏暗中。特鲁科叫我，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我看见了坐在椅子上的托斯卡尼尼，他听到我的名字以后站了起来，走到我的面前。

我记得他对某个人说：“不能把灯开大些吗？”

我终于看见了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的这个人。我要说，我现在见到的正是我想象的那样。他走到我面前，问我曾在哪儿学习。

我说不出话来——某种莫名的东西使我的舌头僵硬，这时我只能瞪着眼睛看着他。大师看出我的窘迫，问我：“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漂亮的噪音

终于我能说话了。“大师，从我 9 岁开始学音乐起，就经常听人谈到您，我知道您，虽然我从未见到过您，但我非常想和您说说话，现在幸福降临到我头上，这伟大的时刻到来了。”

我记得，那时我还对他讲了很多其它很幼稚的东西，当然完全不是什么阿谀奉承的话，只不过是直接表达了我真挚的喜悦心情，而他理解了我。他以那么和蔼的微笑看着我，这种微笑我有幸后来看到很多次。

大师问我唱过《奥赛罗》吗？我回答说还没敢打开这部总谱。

他很感兴趣地问我是否哪怕浏览过我的角色，我说特鲁科大师为我作了准备。特鲁科肯定地说我知道我的角色。在我开始唱之前，我先用双簧管和英国管吹奏了一遍。听到这里，大师高兴

了：“原来是这样！你会吹双簧管！这就是说你应该很好地掌握了呼吸，因为唱歌时的呼吸和吹双簧管时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希望你不要像我所知道的所有双簧管手那样疯狂。”他接着说：“来吧，让我们听听你唱得怎么样。”

我站到放有钢琴的台上，特鲁科弹了前奏，我开始唱。在唱宣叙调的前一句“Roderigo ebben che pensi”（罗德里戈，你在想什么），“Stolto é chi s'affoga per amor di donna”（那些为女人而自杀的人是傻瓜）时，我听见大师在对什么人说：漂亮嗓音，经典风格。

对于增强我以前没有感受到的力量，这几句话已经足够了。它仿佛给我注入了勇气，我甚至想说，注入了勇敢。我感到我的心跳又回复到正常的频率，我安定下来了，我的声音变得更明亮，更有力，更有光彩……我唱了《Brindisi》（饮酒歌），我注入了我的全部心灵，我也同样唱了全部雅戈。

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唱了，诠释了。特鲁科大师的三节课，正如在剧院中常说的，只不过是把我刚刚带入了角色，我感到这很不够。但在那一刻我仍然感到很幸福！大师说：漂亮的嗓音，——仅这一句就够幸福的了！现在大师选不选中我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我幸运我能为他而唱！当我唱完最后一句“Ecco il leone”（这是一头雄狮），托斯卡尼尼站了起来说道：谢谢，但是劳驾把“Sogno”（梦）再唱一遍，只是你要先听听我怎么做。

我注视着大师的嘴唇，要弄明白，我理解得是否正确，在唱这一片断时他要求我的到底是什么。我记得大师在唱整个“梦”时紧闭着双眼，自己边弹边唱，在聚光灯的照耀下，我感到他仿佛是某种超凡的生灵。

我明白了，大师要确认，我是否能重复他想听到的那种样式，把他想听到的那种表现力融入歌唱中。我唱了，把我所感受到的，我能作到的一切一切都融入到表演中。我看着他的嘴唇，

因为在我唱的时候，他在给我提词。当我唱完以后他说：“对，对，你领会了，敏锐地感觉到了。但是，你是否看到，你现在表现的一点也不像雅戈！雅戈——这完全是另一种形象！”

他让我从头再来，提出建议，很多建议，提出很多以前没有任何人说过的新东西。现在我以为我已经明白大师想要的是什么：人物应当是生动的，有激情的，而歌唱却不要脱离形象，它应当有助于创造歌剧情节所要求的、它的创作者所感受的东西。

大师让我重复“*Desdemona soave il nostro amor s'asconda*”（亲爱的黛丝德蒙娜，我们的爱情蕴藏着）这一句。我努力做到他所要求的一切，虽然我感到我能作到的很少，但我仍然以为他是满意的。

突然他说：“乔，我亲爱的！”——他快步走下舞台，在人们的伴随下消失了。

我独自留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感到这一切仿佛都在梦中，我听见服务员用英语说：“对不起，我要关灯了。”——他把我带回到现实中。

巨大的希望

娜涅塔在走廊上等着我，我们坐在椅子上，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像我必须再唱。随后我放松下来，我看了看《奥赛罗》的谱子，转身向着娜涅塔，她不安地问我：“怎么样？”

“我很幸福，我认识了伟大的托斯卡尼尼。他和我自从第一次听到他以后我所想象的完全一样。他带着我唱了一遍雅戈，我听见他说：漂亮的嗓音，经典的风格。我唱的时候，他亲自为我伴奏，我以为他没有对我失望。娜涅塔，你要相信，和这样伟大的人物一起唱我还太年轻，因为我知道，他要求歌唱者的很多。但我仍然是幸福的，我唱了，即使他不邀请我唱这部歌剧，这并

不重要。”

当天晚上我们来到辛辛那提，来到“阿尔姆斯”酒店，进到前厅，我看到几位歌手。我听到我的一位意大利同行的声音：昨天我到托斯卡尼尼那儿去参加试听了，他选中我在 NBC 唱《奥赛罗》。

我的男中音同行把这句话说得声音很大，为的是让我能清晰地听见……

我转过身对妻子——当然她也完全听见了——说：“娜涅塔，你明白我说的对吧，我说过托斯卡尼尼不会选择我，但我仍然感到幸福，他选了一个意大利人，现在可以安心了。”

我在辛辛那提逗留了六天，演唱了《浮士德》和《卡门》，然后回到纽约。我记得，大师的形象一直伴随着我——我看见他在乐池中手握指挥棒，我仿佛听见了他的声音……

在回到里奇菲尔德后，一个巨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我纽约的经纪人在电报中通知，托斯卡尼尼 7 月 16 日星期三在他的利维尔德里的家中等我。

这是 1947 年 7 月 14 日，佳音到来的日子正好是我母亲的生日，这是成功的预兆。家里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家庭聚会，因为大家都相信，托斯卡尼尼一定会选我唱《奥赛罗》中的雅戈。这件事是如此地诱人，使我不敢相信……我想，也许托斯卡尼尼真地选中了我？但是后来我又想起了我的同行在辛辛那提说的话，我又想，不值得为此失望。

第二章 从《奥赛罗》开始

7月16日星期三10点整我已站在位于利维尔德里的别墅入口处，它坐落在纽约的居民区，在哈德逊河岸僻静的绿荫地带。

仆役把我带到宽敞的镶嵌着木板的客厅，它令人想起横渡大西洋豪华油轮的大厅。在客厅的上部有柱型栏杆，从那里往下是宽敞的木质楼梯。我听见上面有人在吹口哨，仿佛是在叫我，我向那儿看去，——大师正倚着栏杆……“怎么样，倒蛋鬼，想工作了吗？”他问我，“等一等，我就下来。”

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站在我的面前。

“你住在哪儿？”——他握着我的手问道。

“在新泽西，”我回答。“我的妻子在那里有套房子。”

“她是美国人？”

“不，意大利人。她很小就和家人一起来到美国，在这里受的教育。”

“我明白，你到这里来很不方便，太远了。我们这样办吧，一天在这里工作，一天在纽约，在NBC。”

我们来到书房，在钢琴上极华美的镜框里是带有题词的威尔第的照片。为了打开琴盖，大师不得不把其中的一张挪开。我记得他十分小心地捧着它，像宗教般虔诚地捧着圣品，就像做礼拜时神父捧着《圣经》。大师拿起《奥赛罗》的钢琴谱，说：“这本谱子是我在斯卡拉和塔马尼奥（Tamagno fransesco, 1850 - 1905，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第一次演出歌剧后威尔第本人送给